

彩沙

东滩水鸟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Dongtan Waders Study





Great Knot

东滩水鸟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Dongtan Waders Study

NO.1 2010

策划：宋国贤 汤臣栋

主编：马 强

编辑：吴 巍 许韶娜

东滩水鸟研究群 (Dongtan Waders Study Group)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信息科

上海崇明东滩东旺大道168号

Phone: 021-59472393 FAX: 021-59470418

Email: dws_g_sh@163.com

www.dongtan.cn

目 录

发刊辞

1、工作简报

- 1.1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保护区2009年水鸟环志简报
- 1.2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保护区2009年水鸟调查简报
- 1.3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保护区2009年芦苇带鸟类环志简报
- 1.4 崇明东滩启动2010年春季北迁鹤鹑类专项调查

2、国内外信息

- 2.1 2010年崇明东滩春季北迁涉禽环志启动
- 2.2 2009年堪察加和楚科塔勺嘴鹬调查的初步结果
- 2.2 黑脸琵鹭数量再次上升，保护行动计划启动
- 2.3 2009台湾沿海湿地与鸟类保护国际研讨会
- 2.4 卫星定位器研究翻石鹬迁徙路线的初步结果

3、专栏

- 3.1 考察日记西北澳环志见闻（一）



发刊辞

崇明东滩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鹤鹑类迁徙路线的中段，是鹤鹑类鸟的重要的停歇地，距部分鹤鹑类越冬地澳大利亚5400-6000km，距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繁殖地3000-6000km。每年支持25万只以上的迁徙和越冬鹤鹑类在此停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该地区成为进行鸟类环志研究重要基地。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02年开始迁徙鹤鹑类的环志工作，至今已有8年的时间。

8年里，在众多专家、各级领导的帮助和支持下，在环志人员的努力下，保护区环志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蜕变。截至到09年，保护区共环志水鸟52种28382只，其中编码旗标8种1559只，最近几年更是以保持年均环志5000只鸟的环志量而成为迁徙路线上单点环志量最多的环志点之一，获得了整个迁徙路线上同行和专家们的一致认可和赞赏。

由于各级政府对湿地和水鸟保护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环保人士积极投入到湿地及水鸟的研究、保护及教育工作中。崇明东滩作为长江口最重要的湿地，其受关注度愈来愈高。为了更好地为从事湿地、涉禽研究和保护人员以及有兴趣的人士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以进一步推动崇明东滩迁徙水鸟的各项保护工作，我们尝试编写东滩水鸟研究通讯，希望有更多的人士通过这些信息了解湿地及水鸟保护工作，从而更加关心甚至加入到湿地及水鸟的保护工作中。

多年的环志及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滨鹑是崇明东滩迁徙停歇鹤鹑类中的优势种，同时它也是在崇明东滩与西北澳间迁徙的关键种类之一，所以我们将《东滩水鸟研究通讯》的英文名定为“Great Knot”，中文名定为“大滨鹑”；但为了能充分体现崇明东滩气息，我们以崇明土称大滨鹑为“彩沙”这个亮丽的名字将《通讯》正式定名为《彩沙》。

《彩沙》的内容主要为我们环志、调查、监测的动态信息和研究结果，以及迁徙路线上水鸟研究领域重要通讯刊物Tattler、Dunlin上的相关信息编译。我们也十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提供任何水鸟相关研究、保护的资讯及其研究成果，这将是维持这份通讯的最佳动力。编辑这样一份刊物是我们保护区发展历史上的一次尝试，我们期待着大家能够一起来关心、扶持这一“新生婴儿”的成长，使其在湿地保护和迁徙水鸟研究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0年4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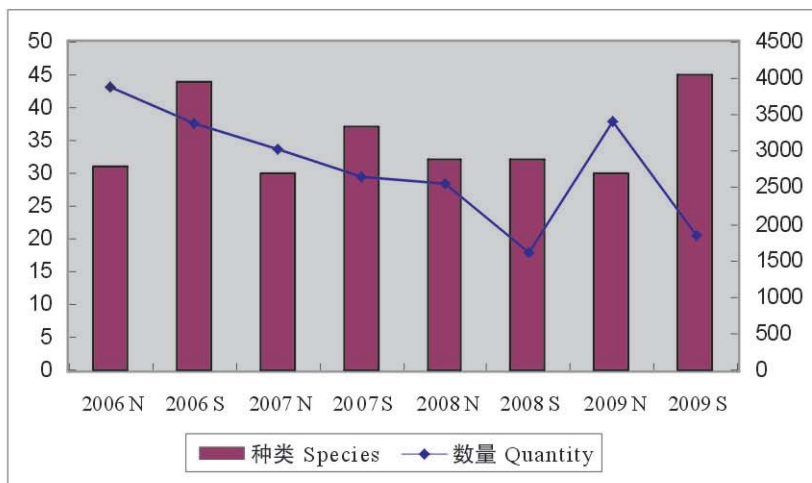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保护区 2009年水鸟环志简报

2009年崇明东滩涉禽环志和彩色旗标系放活动分为春、秋两季，春季北迁涉禽环志从2009年3月20日开始至5月19日结束，共开展环志和旗标工作60天。秋季南迁涉禽环志从2009年8月4日开始至10月31日结束，共开展环志和旗标系放工作82天，全年共开展工作142天。

全年共环志鸻鹬类45种5254只，环志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小青脚鹬(*Tringa guttifer*) 1只，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近危物种半蹼鹬(*Limnodromus semipalmatus*) 2只、大杓鹬(*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 27只。

春季环志鸻鹬类30种3400只，秋季环志鸻鹬类42种1854只，全部在右胫部佩戴崇明东滩的上黑下白旗标，其中秋季环志的36只黑腹滨鹬(*Calidris alpine*)佩戴编码旗标。全年环志数量最多的是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达到1808只，占总数的34.41%。数量依次最多的鸟种分别是红颈滨鹬(*Calidris ruficollis*) 555只、黑腹滨鹬(*Calidris alpine*) 509只、长趾滨鹬(*Calidris subminuta*) 477只、翘嘴鹬(*Xenus cinerea*) 386只、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 179只、阔嘴鹬(*Limicola falcinellus*) 139只、中杓鹬(*Numenius phaeopus*) 122只、红腹滨鹬(*Calidris canutus*) 119只、尖尾滨鹬(*Calidris acuminata*) 114只、青脚鹬(*Tringa nebularia*) 96只、红脚鹬(*Tringa totanus*) 85只、蒙古沙鸻(*Charadrius mongolus*) 80只。在所有鸟种中，主要的13种鸟就占到了总数的88.87%，其余的32种水鸟只占到总数的11.13%。

春季的环志数量较前两年有所上升，秋季的环志种类创近几年的新高。下表为06-09年各季的环志种类和数量：





对春季北迁季节而言，环志数量最多是大滨鹬，达到1709只，占春季环志总数的一半。紧接着数量最多的6种分别是黑腹滨鹬385只、红颈滨鹬334只、翘嘴鹬260只、斑尾塍鹬132只、尖尾滨鹬99只和红腹滨鹬93只。对秋季南迁季节而言，环志数量最多是长趾滨鹬，达到457只，与占南迁环志总数的24.65%。数量依次最多的7种鸟种分别是红颈滨鹬221只、翘嘴鹬126只、黑腹滨鹬124只、大滨鹬99只、青脚鹬82只、中杓鹬77只和红脚鹬67只。

全年共回收鸟类11种66只，数量和种类都创新高。其中澳大利亚46只、新西兰3只、台湾1只、东滩环志16只，并且还首次回收到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环志的翻石鹬 (*Arenaria interpres*)。从种类上看，回收数量最多的是大滨鹬共48只，其次为红腹滨鹬、长趾滨鹬、黑腹滨鹬都为3只。旗标目击除以崇明东滩本地放飞的鸟类为主以外，还有澳大利亚环志的鹧鸪类；种类包括黑腹滨鹬、大滨鹬、大杓鹬、斑尾塍鹬、鹤鹬等。国内其他地区目击到崇明东滩旗标鸟数量也有所增加，共6种9只。编码旗标的回收及目击共有16笔，较去年有所增加。（薛文杰）



回收到的澳洲环志鸟



各地目击崇明东滩黑白旗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9年水鸟调查简报

在监测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自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前后12个月共进行了16次水鸟同步调查，调查的区域为捕鱼港外滩至白港外滩涂、98堤内湿地公园和北八亩栖息地改造示范区，基本覆盖了保护区核心区滩涂80%的面积和东滩国际重要湿地中现存水域90%的面积。

今年的16次调查共纪录到水鸟83种，33042只，分别隶属于8目14科，基本上是涉禽和水禽为主，其中涉禽的鹤形目、鸕形目和水禽类的雁形目种类最多。与历史数据相比，鸟类组成的目、科基本无变化，说明本地鸟类的区系较稳定。从鸟类季节型组成上可以看出，候鸟共86种，约占鸟类总数的96%，其中以旅鸟和冬候鸟占绝对优势，分别占鸟种数的43.33%和41.11%，留鸟和夏候鸟的比例很少。

2009年度在崇明东滩共记录到珍稀濒危鸟类7种，分别是小天鹅、鸿雁、罗纹鸭、花脸鸭、鸳鸯、黑脸琵鹭和白头鹤。各鸟种的数量见下表。

	英文名	保护级别	最大调查数量
小天鹅	Tundra Swan	II、V	6
鸳鸯	Mandarin Duck	II	2
鸿雁	Swan Goose	V	3
罗纹鸭	Falcatad Duck	R	453
花脸鸭	Baikal Teal	V	833
黑脸琵鹭	Black-faced Spoonbill	II、E	57
白头鹤	Hooded Crane	I、V	88

I: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II: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E: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濒危物种

V: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

R: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近危物种

U: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极危物种

在东滩迁徙停留水鸟的种类数量很多，但各种鸟类的习性不同在东滩停歇时间不同，春秋季节主要以迁徙过境的鹤鹑类为主，冬季雁鸭类为主，夏季则以鹭类及燕鸥为主。就数量而言，无论滩涂还是人工湿地，冬季调查到水鸟的数量最多，接下来是春季和秋季，夏季数量最少；从种类来看，夏季调查到的种类数也是最少的。纵观全年仍可以发现东滩水鸟的种类及数量变化存在3个高峰和一个低谷，分别为1月初、4月底、和9月初的数量高峰以及6月份的低谷。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变化都是同鸟类迁徙规律分不开的，1、2月份越冬候鸟的数量达到最大，随



着天气的转暖，冬候鸟开始北迁，种类和水量开始下降；但是4月份大量鸬鹚类开始过境，所以水鸟的种类和数量达到一个小高峰；到6月鸬鹚类过境结束，水鸟种类数达到最低；但随着7月底鸬鹚类南迁的开始，水鸟种类数量又开始上升，9月份达到一个小高峰，到10月底冬候鸟开始到达，直至12、1月无论种类数量都达到最高峰。

空间上看，鸬鹚类主要食物为滩涂软体动物的螺类和贝壳类以及甲壳动物蟹类，也少量食用海三棱藨草的球茎、根茎和果实等。故滩涂是鸬鹚类主要的觅食地。雁鸭类是崇明东滩越冬鸟类的主体，这些鸟类在越冬期往往成群栖生活。一般白天主要栖息在大堤内的人工和半人工湿地生境中如蟹塘中休息，傍晚时分散成小群飞至海三棱藨草的内带觅食。

与往年相比，由于自2007年底开始，98堤内区鱼塘由于承包问题而被抛荒，该区域内水域逐渐消失，除湿地公园外，98堤内的鸟类栖息地基本丧失殆尽。同时由于互花米草在滩涂湿地的快速扩散，破坏了近海生物的栖息环境，破坏食物链结构，威胁鸟类的食物及栖息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09年调查鸟类数量下降。（吴巍）



北八溆栖息地改造示范区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9年芦苇带鸟类环志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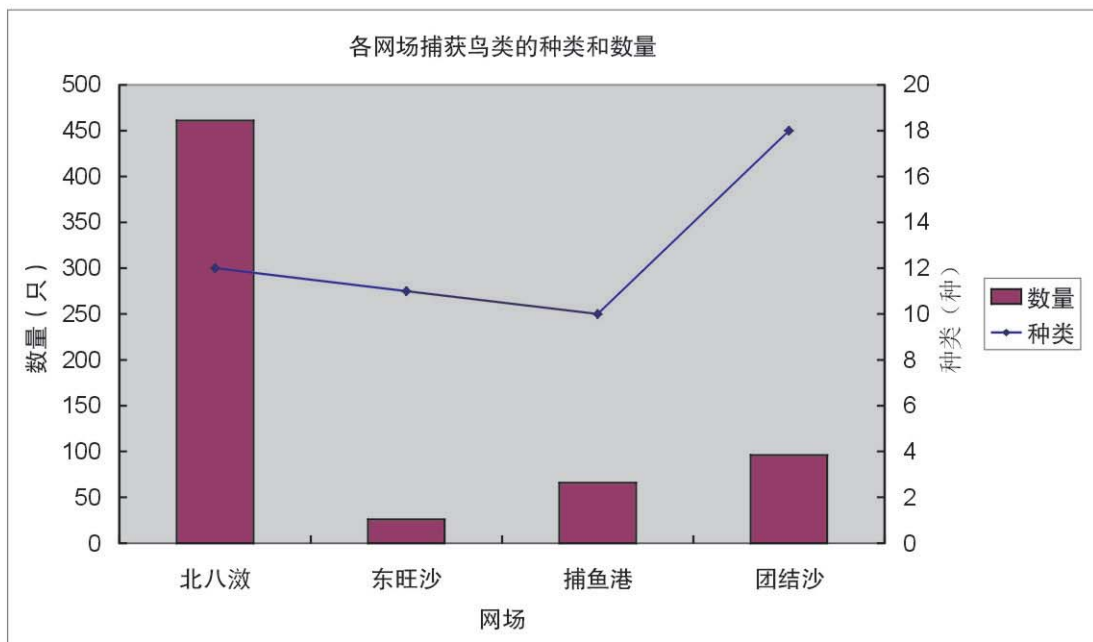
芦苇群落在崇明东滩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总面积达到1600公顷，是滩涂上最主要的植被类型之一。芦苇群落是多种鸟类重要的栖息、觅食及繁殖的场所。其中大部分鸟类也是中日候鸟保护协定中受保护的种类。目前，我们对于芦苇带鸟类知之甚少，种类，数量，种群动态，繁殖生物学等方面都很少了解。为了深入了解芦苇带鸟类群落，我们于2009年初在保护区选择北八潞、东旺沙、捕鱼港和团结沙四个点开始芦苇带鸟类的环志工作。



小鸚鵡亚成鸟

今年共开展芦苇带鸟类环志53天，共捕捉鸟类29种674只，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小鸚鵡1只，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接近濒危物种震旦鸦雀442只，繁殖鸟类东方大苇莺142只。其中北八潞网场共环志22天，捕获12种，461只；东旺沙网场共环志6天，捕获11种，26只；捕鱼港网场共环志7天，捕获10种，66只；团结沙网场共环志7天，捕获18种，96只。各

网场捕获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如下图。由图可见，北八潞环志鸟数量最多，而团结沙环志鸟种类数最多。





环志过程中，我们通过借鉴水鸟环志经验，结合保护区与华师大开展的合作科研项目，有针对性的对震旦鸦雀进行了一系列的测量，在其年龄及性别判定方面取得了相当有趣的结果。

震旦鸦雀是中国东部及东北至西伯利亚东南部的特有种，全球性近危。国内仅分布于黑龙江下游及辽宁芦苇地和长江流域、江苏沿海的芦苇地。在崇明东滩为留鸟。2009年，共环志震旦鸦雀442只。

从捕获地点来看，北八亩网场中捕获335只；团结沙网场捕获49只；捕鱼港网场捕获36只；东旺沙网场未捕获。充分印证了震旦鸦雀对芦苇的高度依赖。

年龄鉴定：根据我们的观察，与震旦鸦雀成鸟相比，当年出生的幼鸟，其胁部和翼上覆羽的颜色均较浅，为土黄色，而成鸟为棕色。

性别鉴定：震旦鸦雀雌雄两性个体在外部形态上没有明显差别。通过分析测量得到的各个形态参数，发现喙长、喙峰、头喙长三个参数在雌雄两性间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可以作为区分雌雄的依据。震旦鸦雀雌雄两性均有孵卵斑，雄性个体的泄殖腔突起并不明显。（冯雪松）



上方鸟为当年幼鸟，下方为成鸟



崇明东滩启动2010年春季 北迁鸕鹚类专项调查

鸕鹚类鸟类多栖息于江、河、湖、海的沿岸带和沼泽地区，具有长距离迁徙的习性。在河口的各种迁徙鸟类中，鸕鹚的种类和数量均占首位，是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口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及物质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鸕鹚类的研究有助于对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了解，对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监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途停歇地作为迁徙鸟类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联系枢纽，它们是鸟类补充能量的关键地区。在中途停歇地获得的食物为鸟类的继续迁徙提供必要的能量，并且为鸟类到达繁殖地后的成功繁殖提供必要的营养储备。鸕鹚类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区域繁殖。该区域夏季极为短暂，鸕鹚类北迁时期任何因素所造成的迁徙时间的延误都将影响其繁殖；可以说春季中途停歇地的情况对鸕鹚类的繁殖至关重要。

崇明东滩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鸕鹚类鸟类迁徙路径上的重要中途停歇地，每年大量的鸕鹚类迁徙都会途经崇明东滩。2007、2008和2009年的水鸟同步调查数据显示：东滩的鸕鹚类数量正在逐年下降。虽然目前全球鸕鹚类数量都在普遍下降，但东滩鸕鹚类数量下降的确切原因仍然未明。因此保护区科研人员做了详细计划和精心准备，在管理处领导支持及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启动了崇明东滩2010年春季北迁鸕鹚类专项调查活动。期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切实掌握东滩地区春季鸕鹚类北迁期间鸕鹚类的种类、数量及其时间、空间分布情况的数据，结合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分析东滩鸕鹚类鸟类数量的下降原因。

目前拟定于4月6日、21日，5月4日、19日开展4次的调查，也希望各专家、同事、鸟友及志愿者能够加入我们。（资料来源：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信息科）



2010年崇明东滩春季北迁涉禽环志启动

3月18日，保护区调查人员在开展调查工作时记录到了少量的大滨鹬、斑尾塍鹬等涉禽，这说明候鸟们新一年的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越冬地向繁殖地迁徙活动已经开始了，迁徙大军中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崇明东滩。环志团队对今年的工作做了详细计划和精心准备，在管理处领导支持及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保护区2010年度春季北迁涉禽环志工作于3月24日正式开始了。同往年一样，计划在春季北迁期间环志约3 000只鹤鹬类，并根据鸟身体情况有选择性的开展编码旗标系放工作。

第一天的环志在雨中结束，但是阴冷的天气挡不住大家的热情。保护区工作人员及复旦大学的多位研究生积极的参与到今年的环志工作中。环志开始至今的一周时间里，“超级捕手”们的正常发挥，我们共环志涉禽4种，167只，使用编码旗标22只。回收西北澳环志的大滨鹬3只，其中1只还佩戴彩环。

今年，崇明东滩将使用更多的编码旗标，希望迁徙路线上的专家、鸟友能积极帮助寻找崇明东滩环志的黑白编码旗标。我们期待您的反馈。（资料来源：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信息科）



环志人员和复旦大学学生在新建的环志工作站内环志



2009年堪察加和楚科塔勺嘴鹬调查的初步结果

Karaginsky湾，堪察加半岛东北部，2009年6月-7月

一个由英国、德国、俄罗斯和瑞士等国家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调查队在Evgeny Syroechkovsky的带领下，从Karaginsky海湾堪察加半岛的东北部的最南端开始调查适于勺嘴鹬的潜在繁殖地点，而这个地区是目前公认的一个勺嘴鹬繁殖地。根据对这个地区的南部和北部的适宜的生境初步调查，调查队分为两个野外小组，对总共约400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了调查。通过卫星影像判别了15块潜在繁殖点中的12个，这个调查区域大约有370公里。

仅在堪察加区域范围内的最南部发现了一个可能繁殖的勺嘴鹬。而理论上应有5-50对在此繁殖（Syroechkovsky, 2005），这个调查极大的低于评估的数量。从文献中得知的两个繁殖地以及另外一个经验断定的繁殖地已经没有鸟类在此繁殖。

物种的繁殖生境正在变化，许多地点已经变得不适宜物种生存，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植被的变化造成的。在Kayum Spit，曾记录在1972年发现了一窝勺嘴鹬的地方，生境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大多数的勺嘴鹬的潜在适宜生境在6-7月遭受到人们永久的干扰，因为这段时间是捕捞三文鱼的高峰期。这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由私人投资者所进行的集约化和现代化的三文鱼捕捞业的发展与勺嘴鹬数量的迅速下降非常的一致。

当地村庄里传统的猎人在春季迁徙期杀死了许多刚孵出卵的勺嘴鹬，这几乎年年都会发生。在这里，30%的猎人认识勺嘴鹬，并且甚至在最近的2008年和2009年还有射杀过的记录。这个地区春季传统的捕猎区域是勺嘴鹬重要的春季停歇地，并且可能全世界所有的勺嘴鹬在春季迁徙期都聚集在这个没有积雪的泥滩地。因此，这个时间的当地的猎捕压力可能在物种数量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雄性展示出的领域行为
照片：Phil Palmer



Meinypilgyno (楚科塔地区)

调查团队中Pavel Tomkovich和 Vladimir Arkhipov在2009年6月上旬在该地区开始了调查。只在spits的外部发现了4个巢。4个巢中的3个已经被掠食，同时早期的六月的天气非常多雨并且寒冷（4摄氏度），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一窝鸟都很难存活。

调查中又一次见到了3个以前标记过的鸟。有趣的是，一个在2003年被标记的雌性个体，2009年在离上次环志点的数百米的地方繁殖，说明这种鸟是高度忠实于营巢地址的鸟，但是同时仅只有大约50%的鸟返回该地进行营巢（Zöckler & Syroechkovsky in prep.）。这只雌性已经至少有7岁了。第二只标记的鸟是在2007年环志的，第三只是一只幼鸟，是当年在繁殖地环志的250只鸟中的一只。

Belyaka Spit, Chukotsky 半岛

秋天的时候，当研究者Alexei Dondua返回到楚科塔并带来了坏消息。他在Belyaka Spit, 楚科塔北部地区，两个勺嘴鹬的关键繁殖地之一度过了2009年的夏天。这个地区是Pavel的勺嘴鹬的主要研究地，在1986年到1988年期间有50只雄性在这里繁殖，在2002年有22-24只雄性在此繁殖。在2009年整个繁殖季节，在非常相似的地区，Alexi能够发现大约100个涉禽的巢并环志了202只雏鸟和成鸟，但是没有勺嘴鹬的记录。

这意味着这种物种的两个当地最大的繁殖种群已经灭绝。鉴于在Meinypilgyno, 楚科塔地区,当地的勺嘴鹬种群数量的大幅下降，表明了这种物种正处于危急状态。Pavel对这个物种的将来已经越来越悲观，认为它已经接近于灭绝的边缘。

秋季最新的勺嘴鹬记录包括：韩国记录到9只，泰国的Pak Thale记录到5只，孟加拉的Sonadia记录到3只。最好的消息就是这9只勺嘴鹬中，韩国记录的6只和孟加拉记录的3只很可能是幼鸟。我们还有希望，至少还是有些勺嘴鹬成功的繁殖了后代。

(资料来源：Spoonbill Sandpiper Recovery Team News Bulletin No.3, Tattler No.16)





黑脸琵鹭数量再次上升，保护行动计划启动

国际鸟盟在迁徙物种公约组织的支持下，编制了亚洲地区3种全球性濒危和极危的迁徙水鸟的保护计划。针对极危的勺嘴鹬 (*Eurynorhynchus pygmeus*) 和黑嘴端凤头燕鸥 (*Sterna bernsteini*) 的保育计划已经在早些时候召开的第四次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网络伙伴关系组织 (EAAFP) 会议上启动。今年3月5日，针对濒危的黑脸琵鹭 (*Platalea minor*) 的保育计划也在讨论关于该物种迁徙、保护和生态学方面问题的国际座谈会上启动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和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市民同心协力，使行动能够产生实效” Roger Jaensch, EAAFP首席执行官

“EAAFP的首要目标是推动整个迁飞路线都加强对现有迁徙水鸟的保护，特别是对优先保护物种和生境的保护”，Roger Jaensch说，“作为EAAFP的合作伙伴，国际鸟盟和迁徙物种公约组织最近开展的物种保育计划，使我们向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和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市民同心协力，使行动能够产生实效”。

这次关于黑脸琵鹭的座谈会是日本九州大学和国际鸟盟亚洲部以及各黑脸琵鹭分布国代表共同组织开展的。座谈会上公布了今年黑脸琵鹭种群全球同步调查结果。在2010年1月8日至10日期间，共调查到2346只黑脸琵鹭个体，比上一年的全球同步调查结果增加了10%还多，创了同步调查以来的新高。黑脸琵鹭的全球同步调查自2003年开始，由香港观鸟会（国际鸟盟合作伙伴）负责协调，历年的调查结果已经显示一度处于极危物种的黑脸琵鹭，其种群数量正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黑脸琵鹭种群的严峻形势最早由台湾的中华鸟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他们还在1995年协调起草了第一份关于黑脸琵鹭的国际保护行动计划。保护行动启动后的最初几年，得到了该地区所有国际鸟盟的合作伙伴、项目办事处以及该地区的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黑脸琵鹭从20世纪80年代的无人知晓到90代末已经成为人们的最爱，一部分黑脸琵鹭的最重要栖息地也被保护了起来。



“然而，该物种还远没有脱离灭绝的边缘”，Simba Chan说（国际鸟盟亚洲分部的高级保护官员），“成功保护该物种取决于它生活史所依赖的潮滩湿地的保护，但是据报道，东亚的潮滩湿地的面积不断缩小，形势也十分严峻。”

“然而，该物种还远没有脱离灭绝的边缘”——Simba Chan

由于生境的不断丧失，黑脸琵鹭在某些地区有集中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却增加了疾病和自然灾害给该物种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2002年的冬天，台南越冬的黑脸琵鹭种群肉毒杆菌大爆发，导致73只黑脸琵鹭死于肉毒杆菌中毒，这几乎是当年全球种群的10%。争取黑脸琵鹭整个迁飞路线上的地区一同来保护该物种已经被认为是迁徙物种公约组织的保护行动中最重要的行动之一。

“黑脸琵鹭已经成为东亚最重要的旗舰物种之一”，Simba Chan补充道，“这个物种是东亚湿地的象征，并且在促进迁徙鸟类保护的国际合作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资料来源：国际鸟盟官网 Simba Chan, Nick Langley）



黑脸琵鹭每年都在崇明东滩停歇



2009台湾沿海湿地与鸟类保护国际研讨会

2009年12月初，沿海湿地与鸟类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台湾举办。会中就迁徙鸟类的保护促进，全球变暖和滨海湿地变化，迁徙水鸟的数量动态和保护，滨海湿地的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四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来自韩国、国际鸟盟、美国（缅因州和阿拉斯加州）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地的专家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特别邀请了澳洲水鸟研究群（AWSG）主席Ken Gosbell博士做了大会发言，概述了AWSG和澳大利亚其他机构的活动，及收集整个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保护目标种的丰富度、迁移、以及存活率等数据的重要性；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当前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尤其是中途停歇地的潮滩资源总是面临着被开发的压力。

最后，就整个迁徙路线上许多水鸟种群存在严重衰退的情况，与会专家们形成共识。迫切需要迁徙路线上各个国家、地区的各级政府来帮助促进保护、研究和开展有关水鸟保护监测活动，以及起草相应的管理计划；希望迁飞路线上，尤其是北亚地区的合作与交流；需要加强保护迁徙路线上重要的潮滩生境及滨海生态系统免遭破坏；非常支持对那些已遭破坏，但对迁徙水鸟非常重要的滨海生态系统进行恢复的工作。

会后，部分专家参与了台湾水鸟系放工作。充分肯定了蒋忠祐及其团队台湾涉禽研究组多年来所开展的研究及监测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收集整条迁徙路线上迁徙水鸟迁移、以及存活率等数据非常重要。（资料来源：Tattler No.15, Dunlin No.8）



专家们参与台湾水鸟系放工作



卫星定位器研究翻石鹬迁徙路线的初步结果

2009年3月至4月初，澳大利亚水鸟研究组的工作人员为8只翻石鹬带上了卫星定位器。这些仅重1.1克卫星定位器是预先固定在特制的旗标上，然后将旗标戴在翻石鹬的左腿胫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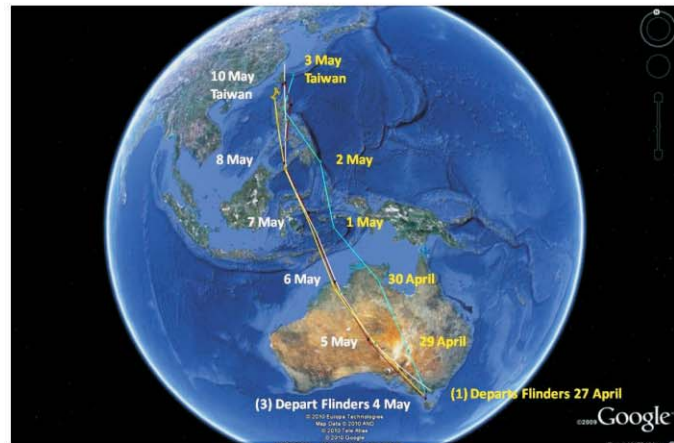
从2009年10月20日至2010年1月8日间，全部的8个卫星定位器中的6个得到了成功的回收。经过数周的分析，研究人员得到了令人兴奋的结果。



携带发射器的翻石鹬“9Y”及发射器
图片：台湾自由时报2010/01/15 黄明堂；AWSG Ken Gosbell

所有的翻石鹬都仅用了6天的时间就不停歇地飞越了7600公里的距离，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弗林德斯河到达了台湾。在台湾停留了8-17天之后，它们又启程前往北西伯利亚。但是每只鸟飞往北西伯利亚的途径都稍有不同，选择的中途停歇地也不径相同。所有的个体在6月初进入北极地区，随后定位器的信号都丢失了。

幸运的是6月底，有三只鸟的定位器恢复了工作。数据显示它们当时仍然位于北西伯利亚。随后其中的2只个体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继而向南。它们的定位器在8月初都停止了工作，最后的数据显示当时它们分别位于朝鲜和西伯利亚东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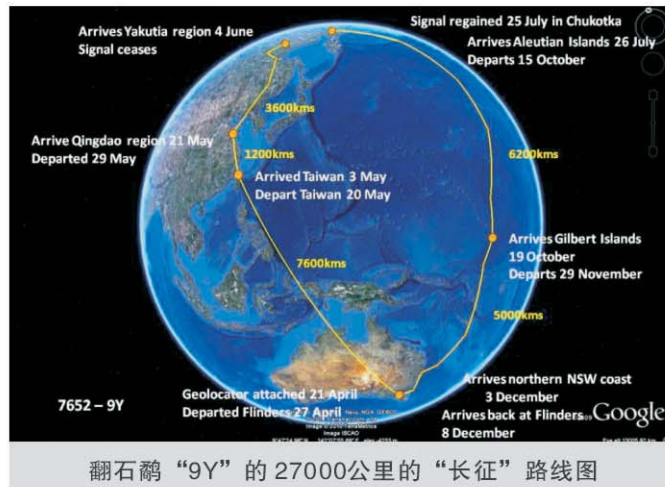


翻石鹬从弗林德斯河到台湾的迁飞路径

最让人吃惊的是编码旗标为9Y的个体则选择了一条完全出人意料的回归路线。它选择从西太平洋、中太平洋返回澳大利亚。7月24日、25日9Y沿东南方向穿越东北西伯利亚，于7月26日到达西南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它在阿留申群岛逗留了2个半月，在10月15日开始向南飞行。在四天里它不停顿地飞越了6200公里来到吉尔伯特群岛；并在那里又逗留了6个星期。然后又用了4天飞越5000公里，最终于12月3日抵达了澳大利亚的东海岸。5天之后它回到了它的出发地：弗林德斯



河。而在此次研究之前所有的重捕和旗标目击都显示成年翻石鹬通常在10月下旬就回到越冬地。9Y进行了一次长达27000公里的往返旅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看上去明显绕路的回归路线（明显呈弧形）仅比它的北迁路线长了1000公里。



在这个鼓舞人心的初步研究结果的鞭策下，澳大利亚水鸟研究组的研究人员将在2010年进一步在其他种类的鸻鹬类上使用卫星定位器进行研究。（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水鸟研究群Clive Minton Ken Gosbell）



崇明东滩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的中间位置，距离鸕鹚类在澳大利亚的越冬地5400~6000km，距离鸕鹚类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繁殖地3000~6000km。崇明东滩是很多鸕鹚类迁徙途中的必经之地。近年来调查，每年有25万只以上的鸕鹚类在此停歇。多年的环志研究表明，在崇明东滩停歇的鸟类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还有一些来自于新西兰、日本、俄罗斯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及其他地区。由于来自澳大利亚的鸟类绝大多数都是携带黄色旗标的大滨鸕，也就是说崇明东滩和西北澳（黄色旗标）在大滨鸕的迁徙上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因此，自05年开始保护区每年都选送环志人员参加西北澳开展的有关水鸟环志和调查的野外考察活动。09年臧洪熙跟着候鸟的脚步，远赴澳洲与迁徙路线上的其他环志人员一起开展了09年度的涉禽调查和环志工作。

西北澳环志见闻（一） ——初到澳洲

此行的目的地是西北澳小城Broome，同行的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张璇，飞机由上海浦东起飞，中途经香港转机至西北澳首府Perth，而后再转机才能到Broome。为了节约，选择了便宜的航班，我们是半夜才抵达Perth，所以没能第一时间在空中欣赏到充满野性的澳洲大陆。

在国内时听AJ说这边差不多应该是夏季了，所以不用带很多衣服，没想到夜间的温度还是很低，把随身携带的所有衣服都套在身上，还是会冻得牙齿直打架。在机场熬到了上午7点，我们搭乘了最早一班飞往Broome的航班，在飞机上终于感受到了澳大利亚的



BBO办公室门口的欢迎词



无名的红土路

地广人稀，从舷窗望下去，茫茫一片的，看不到任何的建筑与庄稼。大约2个半小时左右，抵达Broome。刚出机舱，滚滚热浪扑面而来，昨晚套在身上的衣服还没来得及脱下来，里面的衬衫就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Broome的机场很小，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组织。乘车经过不长一段公路后就拐入了一条无名的红色沙土路，路边偶尔会看到FLOOD



WAY的警示牌，两边的树木稀稀拉拉的，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火烧成了黑色，与红色的路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雨季的代表，一个则是旱季的留念。约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Broome的大本营BBO了，虽说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望不到边的红土，炙热的阳光，以及简陋的办公室与房间，还是让我隐约觉得此次澳大之行一定不轻松。

正当我四处打探之时，BBO的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们没有房间了，所以只能露营。由于他们库房只有一个空闲的帐篷，所以我们只好暂时在他们的图书室里休息，等待多余的帐篷。在我们等待的期间，陆陆续续的来了好多人，有BBO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不过大多数是退休了的老年人。他们个个都十分友好，当他们看到来了新人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并自我介绍，颇有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味道。



BBO的板房办公室及房间

下午终于等来了我们的帐篷，待选择好栖身之所并搭好帐篷，就差不多是晚饭的时间了。这里没有固定的厨师，每天都会有一组人（5-6人）作为cooking team，负责大家一天的伙食，包括准备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晚餐和饭后甜点以及洗刷餐具。BBO的工作人员已经把cooking team的值日表贴在了冰箱醒目的位置上，基本上是5天时间轮到一次。想象一下这么多的餐、茶、点所用的杯、盘、碗、刀和叉，你就会明白cooking team不是个轻松的差事。



我的假日酒店

晚饭很是丰盛，羊肉，蔬菜沙拉，还有饭后甜点，只是他们的羊肉做的实在清淡，怎么都盖不住原本的膻味，让我们这两个吃惯了红烧，清蒸，白煮的中国人有点不适应。回头看了下其他人好像都吃得津津有味，出于对于cooking team劳动成果的尊重，我们还是就着胡椒和生菜把盘子里的羊肉全部吃完了。

甜点以后，此次活动的大老板Clive Minton博士简单的给全体人员讲解了下次活动的大概情况。Clive反复提到的就是安全问题，无论是对人还是对鸟，工



作过程中安全始终都是第一位的。随后BBO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分发了关于环志和泡网的一个讲解手册以及BBO附近地形的一张简易地图。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是上面的内容都很明确，基本上环志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明确写明，要做些什么，怎么做，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关键的地方还都附有图片说明。



夜晚帐篷外的寄居蟹

简单洗漱回到我的帐篷，顶着南半球星空southern cross的星光，伴着帐篷外寄居蟹走路的沙沙声中，我到澳大利亚的第一天也悄然结束。（臧洪熙）

